唯有初心不忘

——追记心系群众的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

春节期间，廖俊波（左一）在政和县松源村慰问群众（2015年2月20日摄）。

廖俊波（中）在政和县东涧村了解花卉生产情况（2014年4月18日摄）。均新华社发

当接到去市里工作的通知时，他和妻子商量，尽快办一件大事——买房。

于是，他把家安在了南平市一栋普通居民楼里，融进了这座闽北山城的万家灯火之中。

小区里的人，偶尔会碰到他，但几乎没人知道他是谁，也没人在乎他是谁。

直到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3月18日，一场车祸，终止了他鲜活的生命。

廖俊波，福建省南平市委常委、副市长、政和县原县委书记，在一个周末的晚上，走完了他年仅48岁的一生。

“一只好碗，打掉了！”消息迅速传开，街头百姓说；

“感觉没了依靠，今后工作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工作搭档说；

“请你们好好写写他，对他是种告慰，对基层干部是种激励！”老领导说；

……

这个人都做过哪些事，会让他人惋惜、不舍？照片中那谦恭的微笑背后，曾有过怎样的人生风景？

新来的“省尾书记”

入夜，村民邓奕辉刚吃过晚饭，就听见一阵敲门声。

登门者指着身边一位面带微笑的中年人说：“这是县委廖书记，今天专门来看望您。”

石屯村，地处南平市政和县石屯镇山脚边，平时外来人不多，村民大多没见过县委书记。邓老伯既感意外，又不免有些紧张。

“老伯，身板还硬朗吧？能不能请各组的老乡过来，一起聊聊？”县委书记柔声道。

很快，几名村民小组长、辈分高的人，聚在了邓家厅堂。

“大家放开说，不要管时间。”县委书记说。

喝茶、递烟、寒暄，不一会儿，话语就热了。“县里搞开发区，我们支持，可廖书记，山上有我们600多座祖坟，怎么办？”

“镇里打算建一座公墓，咱让老祖宗也住住新房，好不好？他们楼上楼下的，不也热闹嘛。”大家听了，笑了起来。

“廖书记，以后征地标准提高，我们第一期被征的，不就吃亏了？”

“决不让老百姓吃亏，一定会补齐。”

“行！行！就冲廖书记您到家里来，我们一定大力支持，不算小账。”大家纷纷表态。

3个小时过去，大家意犹未尽。

政和，地处闽浙交界，武夷山脉纵贯全境。人均综合实力全省倒数第一，长期是福建省长挂点的帮扶县，被形容为“全省之尾”。县委书记，也被戏称为“省尾书记”。

“当官当到政和，洗澡洗到黄河”，这是当地干部茶余饭后的自嘲。每次省里市里开会，政和干部都坐在角落，轮到发言时一般快到饭点，说者无心，听者无趣。干部调离政和，有时还会收到“恭喜脱离苦海”的祝贺。

2011年6月，廖俊波走马上任。

上任后，他与时任县长黄爱华作了一次深谈。“依我看，政和相对落后，反倒是个干一番大事业的平台。想想，咱们一起努力，在全国率先趟出一条县域经济改革发展的路子，打它个翻身仗，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啊！”他微笑着，眼里放着光。

“不怕穷，就怕穷惯了。咱来个大战役，把信心士气提起来！”

开头两个月，廖俊波很少待在办公室，带着人马下乡、进厂、家访、夜谈……这位新来的县委书记，兜里会掏出什么牌呢？

当年8月18日，一个政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会议，在县城隆重召开。参加人员：全县200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会议主题：政和怎么办；会议形式：务虚。

“神仙会”一开3天，每个人都要发言。

“落后地区，观念也可以领先！”廖俊波最后开了腔，“政和落后，主要是观念、干劲问题。”

“浙江也有山区，人家发展得怎么样？政和向东，过了宁德就是大海、港口，向北就是浙江、长三角，很快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就会修过来，我们条件一点不差。”

此时，他点起了“三把火”：一是深挖传统农业优势，抓好扶贫；二是全力突破工业、城市、旅游、回归“四大经济”；三是把原先分散的园区“三合一”，完善配套、提升档次。

何谓“回归经济”？大家听着新鲜。廖俊波解释：“光在上海，就有3万多政和人创业经商，他们想为家乡出力，可以动员他们‘回归’啊。”

他最后亮出底牌——自他开始，县里所有干部上一线。

廖俊波收起笑容，严肃地说：“同志们，政和这种现状，我们当干部的怎么坐得住呢？”

“这哪里是什么务虚，分明是一场动员。”时任县委副书记的魏万进说，“老廖这人从不务虚，做事都是先把路数琢磨透，再来跟大家沟通，说着说着，就把他的想法灌进你脑子里了。”

建设集中的开发区，地从哪来？廖俊波穿上运动鞋，背着地图，带着人在城郊的荒山、河滩里转悠，然后会商，最终敲定了一片山地，分期开发。

钱从哪来？初期，光架桥铺路就要5000万元，可政和过去连30万元的项目都要上常委会。

“大家看，咱能不能先不建县委办公楼，搬出来分散办公，这不就有4000万元了吗？其他再争取各方支持。”廖俊波跟班子商量，“我们已经慢人一大截，等不得了！”

他找到县长说，无论做什么事，一般都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有人观望，所以下手一定要快。“认准的事，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

万事开头难，征地就是一难。于是，就有了县委书记做客农家的那一幕。

能去现场，就不在会场——园区开工，廖俊波恨不得吃住在工地。每天再晚，他都要到工地走一趟。没有光，就打着手电对着图纸看，或者让司机打开车灯照着看。

“这个园区，是廖书记一脚一脚踩出来的。”副县长葛建华说。

人大、政协的干部，过去很少介入具体经济事务，廖俊波动员他们都上“一线”。在老城区征迁中，他得知当时的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绍卫威信高、有办法，就两次登门请贤。

“你看，我头发全都白了，怕力不从心啊！”许绍卫摆摆手说。

第三次登门，廖俊波手里多了样东西，一盒专门托人从香港带回的染发剂。

“老许，你不是嫌自己头发白吗？这个东西好，一用就黑，马上显年轻。”廖俊波打趣说，“城建没你出马，恐怕不成。”

“书记大人这么高抬我，我哪里还有退路，只能试试喽。”许绍卫哭笑不得。分手时，两人长时间地握了手。

“组织派我来，不是让我来过渡的，是让我来干事的。”廖俊波喊出了一句十分提神的口号——一切为了政和的光荣与梦想！

4年后，政和从“省末位”跨入增长速度“省十佳”，城市建成区扩容近一倍，3万多贫困人口摘掉帽子。政和干部的腰杆变硬了，说话声音变大了，在省市召开的会议上，也开始“抢话筒”、介绍经验了。

2015年6月，廖俊波光荣当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会见。

与时间赛跑

开发区，好像与廖俊波有着不解之缘。

大的任务有两次，一次是2007年，从市政府副秘书长任上，调任荣华山产业组团管委会主任；另一次是2015年10月，在副市长任上，主抓武夷新区规划建设。

荣华山，位于闽浙赣交界的浦城县，历史上曾是入闽商路要冲。

廖俊波是浦城人，熟悉人情地理。但环顾一片荒山野岭，再掂掂手里的6个人、1台车和2000万元启动资金，难免让人泄气。

荣华山离南平市都有3小时车程，外出招商，光赶路就让人吃不消。

可廖俊波不怕，他好像喜欢求人和赶路。

时间过去快10年了，廖俊波当时的副手刘晖明，仍难忘创业的艰辛，难忘廖俊波那股“疯劲”。

“那可是没白没黑地干啊！连着四个春节假期，全都用来招商。”刘晖明说，“俊波父母就住在另一个乡，离荣华山18公里，4年中，他就回去探望过一次。”

荣华山岁月，至今让刘晖明激动：“光从浙江引来的轻纺园，产值就有30个亿。”

“我和俊波，比亲兄弟还亲。现在一想起他，心里就痛。”刘晖明一边说，一边拭泪。

南平市委书记袁毅告诉记者，廖俊波工作过的岗位，都是任务最重、困难最大、问题最多、矛盾最复杂的，市里对他很信任。

担任副市长后，组织上安排廖俊波主抓武夷新区建设。

南平市区，沿河谷而建，发展空间局促。经国家批准，在北边调整建设一个规模较大的武夷新区，并且要把政务中心也搬过去。

虽然戴着“全国优秀县委书记”的光环，但廖俊波又干起了招商的活儿，开始到处求人。

他对同事说，招商没什么秘诀，说穿了就是几句话，“接待真心真意、交流专业专注、服务贴心用心”。

“咱们是穷地方，人家来投资，需要千百个理由；人家不来，只要一个理由就够。”廖俊波经常念叨。

遇到符合产业规划的高科技项目，他日思夜想，号称要“跪地求婚”。

在他生命的最后45天，有22个晚上在开会，14个晚上在外出招商或者赶路。最近的一次，3天跑4个省，去了6家公司拜访。

武夷新区离南平市，近两小时车程，廖俊波后来作为副市长，市里还有一大摊事，只好不停地来回跑。

新行政中心按计划2018年搬，但廖俊波提出，提前一年具备搬迁条件，并要求“起步就是攻坚，开局就是决战”！

这么多事，白天哪够用？刚开始，他有几次被反锁在新区办公楼里，因为保安不知道副市长总是深夜加班。

“每谈成一个大项目，他就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真像求婚成功一样。”武夷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洪少锋说。

驾驶员林军跟随廖俊波多年，他在车上长期备着“四件套”——衣服、雨鞋、雨伞和被子。那床被子，开车时廖俊波用，停车时林军用。

“领导，您不觉得累么？”林军问。

廖俊波的解释是：带孩子够辛苦吧，但父母为何乐在其中呢？因为信念！人有信念，就不会觉得累。

“肝胆”——他的农民朋友

“肝胆”一词，福建人常用来称呼最知心、最可敬的朋友，近乎大家常说的“铁哥们”。

廖俊波的“肝胆”很多，一位叫刁桂华，农民企业家。

几年前，拍下了新厂房土地后，因遭人构陷，她被异地拘押，土地出让金交不了，后来光滞纳金就需要上百万元，企业陷入生死之劫。

仅有小学文化的她，几年来到处上访、哭诉，甚至“拦轿喊冤”“见官下跪”……

去年4月，一位政府工作人员悄悄指点她，等廖副市长接访那天，你再来。

刁桂华将信将疑，如期来到接访地点，第一次见到了廖俊波。

廖俊波听完情况后，微笑着说：“今天后面还有人等着。这样，你留下材料和联系电话，咱们改天详细谈。”

一个星期过去，刁桂华以为，这次又是一场空。

然而，周六早上7点，手机铃声响了。

“刁总，请问你今天有空吗？能不能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手机那头，传来廖俊波的声音。

路上堵车，车又坏了，刁桂华迟到了，下午1点多才赶到。

由于心急，加上虚弱，她在市政府办公楼的楼道里摔了一跤，小腿上蹭出几道血印子。

廖俊波闻声出门，把她扶进办公室坐下。然后，拿毛巾蘸上热水，为她擦拭伤口。

“不要急，办法总比困难多。”

看着弯腰低头的副市长，刁桂华眼泪夺眶而出。

“真是老天开眼啊，让我碰上了好官！”刁桂华说，“我这些年被欺负、被冷落、被歧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终于有人听了。”

刁桂华一边哭一边说，廖俊波一边问一边记，满满写了三页纸。最后，廖俊波递给她一张名片说：“再苦的经历，都会翻过去。你现在要专心把企业做好，把自己变强，以后的日子还很长。你的困难，咱一起想办法解决。”

几天后，刁桂华正在旧厂房里忙碌，廖俊波又打来电话，说要过来看看。

那天正好是“五一”假期，下着大雨。廖俊波一个人打车找了过来。没带伞，下车后用手遮着头，一溜小跑，进了车间。

“你做麦芽汁饮料，芽的根部可以留长一点”“生产线离锅炉太近”“这厂房确实小了”……

“我知道有家饮料企业，设备是新的，但没有订单，你们合作好不好？”廖俊波立即打电话联系。

刁桂华告诉员工：“这是咱们市里的副市长，我们的事有救了！”

等廖俊波一走，员工就说：“你唬人吧！哪有这样的市长，连个车和跟班的都没有？”

再过几天，刁桂华又接到电话：“桂华，新厂房滞纳金不用缴了。”廖俊波的声音，兴高采烈。

“俊波市长可是我的贵人啊！我听他的话，不纠结过去，努力做到格局要大。”刁桂华说，她的产品现在卖到了南非、东南亚，年销售额3亿元，下一个主攻市场是美国。

另一位“肝胆”叫袁云机，也是农村妇女。

政和县石圳自然村，明清时是内河码头，舟楫往来，商客云集。虽然从一些老房子上，依稀还能看出点当年的风光，但颓败之态，连村民自己都觉得抬不起头。

2013年，袁云机带着村里9位姐妹，在家人和村里老党员的支持下，花了三个多月，清走500多车垃圾，开始改变“垃圾村”的环境。

这事传到县委书记廖俊波耳朵里，他立即赶来调查。然后，对着袁云机她们竖起大拇指：“你们这帮姐妹，了不起啊！干了一件大好事。”

他接着说，村子干净只是第一步，还要“绿起来、活起来、游起来”。“到那时，男人们就都跑回来了。”大家哄堂大笑。

“县里支持你们，咱把旅游经济搞起来。”廖俊波说，“赚钱的事你们干，不赚钱的事政府干。”

很快，石圳村完善了基础设施，房子翻修一新，引进了3家旅游企业。古樟古巷，小桥流水，成了远近闻名的“白茶小镇”。作为政和县首批“国家3A级旅游景区”，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待游客3万多人次。

廖俊波经常来，有时会带客商来，并拿着话筒，当起导游。见到袁云机，老是开玩笑：“云机啊，又变漂亮了！”

“他不是官，他是我老大哥，是和我们农民坐一条板凳的人。”袁云机说。

是清水，就是透亮的

廖俊波之所以急着在南平买房，是因为他在市里的第一个职务，是政府副秘书长，负责协调、联系城建工作。

他跟妻子林莉说，这工作有风险，会有开发商来“围猎”。“咱有房，就可以一句话打发他们，也不会招人议论。”

钱不够，就买套二手旧房吧。还是不够，把邵武的房子卖了，再找家人凑了些钱。

廖俊波多次和林莉说，咱清清白白做人，就可以安安稳稳睡觉。

荣华山产业组团，一开始就有4000亩土地“三通一平”，工程很多，建设方负责人郑建华说，廖俊波没有介绍过一个熟人或亲戚来承包。

“谁要打着我的旗号拉关系、搞工程，你们马上拒绝，我没有这样的亲戚朋友。”廖俊波走到哪里，都这样强调。

他和客商之间很“清”，到什么程度呢？南平市政府办工作人员吴慧强说，曾有一位很熟的外地客商，拎了一盒海产品来看他，廖俊波一直追到电梯口，坚决退回，并说“你来找我，咱是朋友；你提着东西来，咱俩就不是朋友关系了，而是利益关系，这就把朋友看轻了”。

当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后，廖俊波想穿上新皮鞋，去北京接受表彰。在网上找到一双浙江产的鞋后，就把链接发给一位做电商的“80后”客商张斌，请他代买，因为没有支付宝。

几天后货到了，张斌给他送过去。廖俊波说：“电商真是好啊，哪里的东西都能买到。”说完，把368元塞到张斌手里。

“廖书记，我经济条件还可以，不就一双皮鞋嘛，我本来就想送您的。”张斌说。

“这怎么可以？收了鞋，咱就不像朋友了。”廖俊波调侃道，“辛苦费我就赖了啊。”

他也不是什么礼都不收，得分人。

一次，政和街头一位卖小吃的老人，找到廖俊波办公室，手里提着一篮“东平小饺”，正冒着热气。“廖书记啊，这是我们这儿有名的小吃，您工作辛苦了，尝尝吧！”

“这我得收下！谢谢老人家了！”说完，当着同事的面，带头吃了起来。

回点什么礼呢？调离政和前，他在办公室里寻来寻去，眼睛扫到了一双雨鞋，自己只穿过一两次，觉得比较合适，就跑到街上送给了老人。

远方，有更美的风景

微笑是廖俊波的招牌。但有一次，他收起了惯常的笑容。

那是2014年，去福建东山，学习谷文昌事迹回来。

他跟政和的同志说：“一名县委书记，身后能受到一方百姓如此爱戴！我问自己，能不能做得到？”

他的日记里，记下了那次参观的感受——“当地百姓‘先祭谷公，后祭祖宗’的习俗，确实在心灵上受到震撼。”“如果把我放到东山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我有没有毅力坚持14年？”

廖俊波的表情，还严肃过一回。

那年“七一”前夕，在北京接受表彰的那天。

当时还在省委组织部工作的南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罗志坚，一早在驻地碰上了廖俊波，刚想说句祝贺的话，就被他打断了。

“志坚，昨晚我没睡着。”廖俊波极其认真地说，“优秀县委书记这个称号太重了，我生怕辜负了党，辜负了老百姓。今后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能对得起这份荣誉。”

“俊波总是为别人着想。”魏万进告诉记者，省委统战系统曾支持政和一辆新车，廖俊波坚持给魏万进用，而他自己经常跑长途，坚持坐一辆旧车。

有一天快下班，政和一中校长魏明彦，接到了廖俊波的电话，说想要一张全县乡镇干部子女的期末考试成绩单。拿到手后，廖俊波仔细审看，对几位成绩差的，详细询问了情况。

他紧紧握着魏校长的手说：“明彦同志，县里的乡镇干部，现在都扑在一线，他们顾不上关心孩子的学习，就请您和老师们多费心！我拜托了……”

在荣华山时，刘晖明曾提出希望调回市里，原因是家里有好几位病人。知道情况后，廖俊波眼圈红了，对刘晖明说：“老哥，这几年苦了你啦，是我官僚主义。我一定努力去办这件事！”

廖俊波从不向领导提自己的事，但刘晖明的事，他找了市领导好多次。事情办成后，廖俊波发了一条短信：“老哥，工作要拼，家里也别落下啊！”

在政和工作后期，随着建设步伐加快，需要再征土地。有人劝他，眼看就要换届，你可能调走，犯不着介入矛盾。

廖俊波说：“爱华是位女同志，干征地的事会很难，我这人冲锋陷阵惯了，把这事干下来，后面的人就轻松点。我这不还没走吗？”

黄爱华介绍，廖俊波就欣赏实干的人，有两种人他是看不上的，一是闹不团结的，二是不干事的。

他对干部的爱护，表现在严格要求，定出很高的工作标准。特别是注重抓政治学习。为推进武夷新区廉政建设，廖俊波主动找到市委常委、纪委书记陈熙满，邀请他去上党课。

他对干部的培养，表现在言传身教，润物无声。

廖俊波外出招商、汇报工作，经常要带上各种图纸。后来图纸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就让身体壮实的新区干部熊华强背着。

熊华强说，这些图纸，都是廖市长的心血。

“做规划，我们眼光可能不够，但要穷尽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要不留遗憾，不给子孙后代留麻烦。”廖俊波说。

第一眼看到武夷新区软件园初步设计方案，他就觉得有问题。“闽北是山区，为何要推成一马平川？造价高，还把生态优势给抹了。”后来，这个由大城市著名团队设计的方案，被否决了。现在的软件园，园中有山，山间有路，还省下4000万元投资。

……

“人生就像一列火车，不要只盯着车里的那些人和事，要多往窗外看。往远方看，就能看到更大的风景。”在日记里，廖俊波留下了这段诗意的独白。

他的远方，就是闽北的这片热土。

尾声

廖俊波身上有一个谜——他的微信名，为何叫“樵夫”？

记者问过好多人，找不到确切答案。

有人说，可能他愿意像樵夫那样，四处开山辟路；

有人说，可能寓意他想像樵夫那样，为人们送去温暖；

有人说，可能表示他就把自己当成樵夫，做一个大山之子……

无论哪一种，这位辛劳一生的“樵夫”，永远离开了我们，在闽北桐花盛开的季节，带着他无限的爱，和无限的忠诚……

新华社记者　刘　亢　周　亮　廖　翊　涂洪长　姜　潇

（据新华社福州6月7日电）

签署新一轮友好合作交流备忘录

（上接第一版）当前，中国正坚定不移推进经济全球化，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上海按照中央要求，着力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并努力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鹿特丹是世界重要海港，上海愿与鹿特丹以新一轮友好合作交流备忘录签署为契机，深化经贸、科技、医疗卫生、水利水务、文化等领域合作，加强城市管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交流，推动两市合作交流迈上新台阶。

阿布塔莱伯说，上海是鹿特丹最重要的朋友，两市已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友好合作与交流。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和越来越多的挑战，鹿特丹希望与上海相互学习借鉴，分享交流经验，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和方式，促进共赢发展。

荷兰驻沪总领事艾晓安参加会见。

推动市区职能部门更好服务基层

（上接第一版）

“夯实基层是探索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期盼。”尹弘指出，推动市区职能部门服务基层是推进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重要环节，是巩固街道体制改革成效的重要举措。要着力健全工作机制，落实街道对区职能部门派出机构负责人人事考核权和征得同意权，充分发挥街道规划参与权、对区域内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建议权的作用，积极推动街道用好综合管理权，强化街道党工委的领导核心地位，提升街道整体治理能力。市、区、街道要各司其职、共担责任，严格落实职能部门事务下沉街镇准入把关机制，切实发挥条块联席会议、基层约请制度、基层导向条块结合的考核评价制度的作用，不断深化力量下沉工作。

尹弘强调，要深化落实市区职能部门服务基层的保障措施。各区各部门要提高认识、共同发力，加强二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工作对接，完善业务规程，强化业务指导和监督，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为基层提供专业支撑。

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吴靖平，副市长时光辉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组织部、市住建委、市城管执法局、普陀区委、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党工委作交流发言。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及公开竞价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拟对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普陀支行收购的资产进行处置。现我分公司拟通过公开竞价方式进行处置，予以公告说明。上述不良债权的基本情况如下（债权欠息及垫付费用以实际转让协议为准）：单位：元

序号	债务人	截止2017年6月6日本金余额(元)	截止2017年6月6日利息余额(元)	截止2017年6月6日诉讼费+保全费(元)	担保人名称(含保证人、抵押人)
1	上海新宙工贸有限公司	6,500,000.00	1,144,648.79	63,466.00	徐耀明、张慧珍
2	上海万皇实业有限公司	30,000,000.00	664,866.15	5,000.00	游万里、陈云钦、施翔、叶春琴、上海由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本公告清单列示贷款本金余额为截至2017年6月6日余额，借款人（主债务人）和担保人（从债务人）应支付给华融公司的利息、费用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其他相关合同协议及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上述不良债权中各笔债权项下的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分布区域：债务人均位于上海市。

处置方式：拟采取公开竞价处置方式。2017年6月8日至6月21日，公告期内受理投资者报名、领取竞价文件、交纳竞价保证金和对该不良债权处置的有关异议和咨询，过期不予受理。公开竞价时间暂定于2017年6月22日上午10:00。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良好，按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交易对象应为主体适格的企业、个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以及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及其配偶、直系亲属等不得参与竞买。

公告有效期限为自本公告刊登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公告有效期内我分公司受理上述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联系人：周女士　021-63281639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1-63281639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二路15号10楼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17年6月8日

本报地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电子信箱：whb@whb.cn　发行专线电话：(021)62470350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　电话(010)67181551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　电话(0571)87221696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西影路486号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00元
电话总机：(021)22899999　传真：(021)52920001(白天)　广告专线电话：(021)62894223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B7幢　电话(025)85430821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28号23楼E2室　电话(027)85619496　电话(029)85521589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